



漢書評林卷之四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人曰文

高祖中子也母

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

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

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為姬史記云

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

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

地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

十七年也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隆按孝文紀本史記原文補入教詔而諸善政悉具詔中以故詳整可觀云

隆按史記十七年上有太后薄氏子即位七字班氏去之則此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

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

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

喋血京師。師古曰喋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蹠蹠。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

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

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

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

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

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

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

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

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

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

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

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

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



隆按信矣應上實不可信邵經邦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决信于宋昌之片詞其却太尉之請詞意確然益足以見其持守之正

隆按觀變應上以觀其變句

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傳作籀籀書也謂讀上詞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上

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

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

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

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

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已下皆迎昌還

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

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

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

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邸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閏月巳酉入代邸羣臣從

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

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

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再拜言

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

之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

名喜爲代王後廢爲郟陽侯子漣爲吳王故追諡爲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類

宋祁曰南本作不詳其爵位則高后元年巳立三王二侯而弘又爲帝非不詳也

隆按下文兩議字皆根此議字來

又按史記馳之長安馳至渭橋馳入代邸三用馳字有應變神速之意

宋祁曰南本作不詳其爵位則高后元年巳立三王二侯而弘又爲帝非不詳也

隆按觀變應上以觀其變句

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傳作籀籀書也謂讀上詞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上

隆按宜稱與上  
不足以稱相應

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  
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師古曰諸諡為頃者漢書  
例作頃字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

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

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以稱師古曰稱

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

日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

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

君位之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

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

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

隆按其宜寡人  
宜字總承上文  
四宜字

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

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

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

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二十

六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

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

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

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問之時也他皆倣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

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

許應元曰南北  
軍殿中宿衛皆  
重事故以所親  
領之

隆按史記下詔  
之上有一夜字  
與上文即日夕  
入未央宮夜拜  
宋昌同意不可  
少



王維慎曰章報  
齊約楚親誅二  
逆帝乃列其功  
于平勃之下踰  
二年而後封以  
城陽小國豈非  
訝其物欲立齊  
王故耶  
張泰復曰郡寄  
與劉揭同說呂  
祿解將印及文  
帝論功揭封侯  
賜金而寄不錄  
以給祿之功

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  
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  
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  
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  
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  
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  
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  
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  
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  
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

僅足以償平時  
黨結諸呂之罪  
而又迫于絳侯  
之劫非本心也  
隆按史記以呂  
氏所奪句次于  
灌嬰為太尉下  
疑衍班掾移入  
于此蓋當  
又按史記此紀  
載除收帑詔文  
班掾移入刑法  
志內  
張載曰有司請  
建太子則先示  
傳求賢聖之義  
而又推之于諸  
王有司請王諸  
了則先推諸兄  
無後者立之其  
辭氣溫潤不迫  
其義足以感人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  
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  
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于  
有罪并其家室今除此律師  
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天下人民未有應志應劭曰應音篋應滿  
也師古曰應快也今縱不能  
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音灼曰嬗  
古禪字而  
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  
益也音直用反謂天下  
何師古曰猶言何  
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  
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

直德秀曰上曰以下疑是面諭有司之語有司固辭乃以子啓為太子時帝即位財數月有司之建白文帝之謙讓皆可為後世法  
許應元曰讓固美德然為天下萬世慮不崇虛言以開觀觀幸元王長者獨無異志如吳王淮南卒謀叛逆以絕其世豈非東德陪朕之言有以啓之耶其後景帝亦言千秋萬歲後傳位梁王太后梁王皆

以為實表益進說而賈然殺身梁王亦驕不制則案數使者相望于道向無田叔韓安國開說事亦幾殆然則無實意而崇美詞為天下者亦奚取焉  
隆按史記莫不長焉班史去不字是  
又按振貸養老二詔史記所不載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閔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

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服虔曰沾音反沾之沾于血康曰沾音屋檐之檐如淳



曰古近邊欲墮之意師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

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

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不

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

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

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

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師古曰使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

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

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

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

尉自致不滿九十晉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

是也開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

行音下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刑者

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耐能任其罪

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入

物今條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

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湧決曰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

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師古曰自

者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

王整曰有此大變而卒無其應由文帝修德以稱之耳隆按班採叙帝修代來功而先之曰施惠天下云此見帝施為次序處



隆按帝封淮南  
竟為侯以封薄  
竟為侯之義推  
及之耳如常山  
王既以非孝惠  
子而誅之而復  
封其所置相何  
也豈誅諸呂時  
相亦有力邪  
陳傅良曰遺列  
侯之國是為民

轉輸勞苦非有  
他意  
隆按此議起于  
賈誼

隆按史記于日  
有食之下書十  
二月望日又食  
此變異之大者  
而下詔修省曾  
不言及當是衍  
文以故班史削  
之而五行志中  
亦不載

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  
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

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

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

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

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

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

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

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郭侯駟鈞以

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郭乎郭

戶反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

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

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

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十

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

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

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

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

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

漢書卷四

立濬曰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天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遂為故事  
隆按務省路費罷衛將軍臧太僕馬與上布政不均相顧

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今謂此詔書及知

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師古曰旬音蓋旬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

躬是則於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

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

以便民。師古曰繇音遙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

非。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憫猶介然非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是以

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

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

當減留纒足。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克事而已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

也。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

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朕親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

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民適作縣官。

及貸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

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

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

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

帝。隆按有司請立皇子而詔迺先叙諸王且曰已立曰遂立而后曰因立皇子示不私其子也

帝。隆按有司請立皇子而詔迺先叙諸王且曰已立曰遂立而后曰因立皇子示不私其子也

帝。隆按有司請立皇子而詔迺先叙諸王且曰已立曰遂立而后曰因立皇子示不私其子也



隆按此議起于  
賈誼

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

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

有進者立於誹謗之木。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

旌下言之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

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詆是

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

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

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吏以為大逆。其

有他言更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

也觸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

隆按此詔史記  
不載

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

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

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詔曰農天下之大本

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

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

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

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

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

許應元曰衛將  
軍既領南北軍  
故罷太尉軍

漢書卷四  
文帝  
一  
希

隆按幸甘泉下  
史記有帝曰漢  
與匈奴約一段  
是聲罪致討之  
詞

許應元曰既罷  
太尉官及與居  
反乃置大將軍  
景帝時又並置  
大將軍太尉武

帝初田蚡為太  
尉其後廢而衛  
青為大將軍其  
實一官也  
劉敞曰高帝詔  
云與興居去來  
歸赦之今此文  
亦當云與王興  
居居去來者赦  
之蓋脫一居字

隆按史記四年  
五年缺不書

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

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

秦林光宮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

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

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復

幸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游太原

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

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

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

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

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封為大

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

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

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

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

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

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隆按史記紀中載淮南謀反事而班掾僅書其綱以詳本傳也得減省法又按史記七年至十二年皆缺不書

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非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放民鑄也

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

嚴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于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

愚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眾愚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眾愚獨災也師古曰眾愚謂連闕曲闕也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

東方文穎曰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大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

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

司馬光曰魏文帝稱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

帝書卷四

文帝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不得不害譏文  
帝之始不防閑  
昭也斯言得之  
陳垣曰文帝殺  
薄昭雖未免少  
息然以文帝仁  
厚之資為之乃  
是借一人以行  
法于仁厚中有  
神武焉

直德秀曰文帝  
即位十二三年  
間減租稅半者  
再除租稅者一  
後世人主未有

能及之者豈非  
躬行節儉之效  
歟

陳仁子曰惠帝  
四年置孝悌力  
田復其身呂后  
置孝悌力田二  
千石至文帝復  
有常負蓋識王  
道規模矣

侯表云坐殺漢使  
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  
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

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

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  
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

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祭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  
或用祭或用繒帛祭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

啓啓音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

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  
曰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  
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

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  
謂栽植也而功

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

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  
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

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

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

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  
田之人可應察舉

之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

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

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  
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

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師古曰計  
戶口之數



以率之增置其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

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立耕夏桑之禮制也

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語在郊祀志五月除

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

焉。今廩身從事。晉灼曰廩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

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其於勸農之

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師古曰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

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

劉放曰謂疑作為

陳仁子曰帝嘗問諛言鬼神之事矣至是無乃有悟于心乎今茲增祀無祈之語即前時因豐年祀上帝意也可謂寓意而不留意

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

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

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

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

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

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樂布皆為將軍

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

日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

許應元曰用新垣平言沒五廟乃始郊見五帝非禮也文帝賢君而微好鬼神之事前席賈生時略可窺其微矣  
丘濬曰按賢良

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

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福

假借用耳同音倍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

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

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

極諫科始此

胡濬宗曰文帝玄默寡欲今祠官無有所祈可謂不惑邪佞矣而信新垣平王懷之計輒為改元不其虧至德乎

楊慎曰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

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

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

非渭城也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

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

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

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

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元歷代皆然俗  
諺有亂王年年  
改號窮士日日  
更名之譏然予  
觀長歷云秦惠  
文十四年更爲  
元年則其謬不  
始于漢文矣  
隆按此詔史記  
不載

陳仁子曰帝在  
位幾年矣佐民  
未嘗不至至是  
復議佐之之策  
嗚呼帝愛民之  
心蓋愈久而愈  
不改者

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  
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  
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  
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  
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亦多也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  
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

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封圻之內

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

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

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

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

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

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

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

隆按歷觀諸詔  
雖禮樂制度缺  
然而議論詞章  
足冠千古

隆按三年至五  
年史記缺不書

車往還故以論朕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今

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

與朕俱弃細過偕之大道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結兄弟之義

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

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

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  
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  
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

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

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  
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

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宗正  
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

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子孟

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以備胡夏四月大旱

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籩蝻蝗音胡光反蝻音鍾令諸侯無入貢

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

不禁與眾庶同其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隆按文帝學黃老短喪一詔亦清淨無為之餘意

倉庾以賑民

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民得買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

有死

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

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

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

以罹寒暑之數

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

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

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

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

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

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

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

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

無禁取婦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伏

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

經帶

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

劉攽曰與讀白歎言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

王世貞曰喪之易月也听文帝乎然而以詔天下也非為君也故文無不君而景有弗子

鄧竇曰短喪之令出於漢文而行于景天下後世言不踐不歸之景而歸之文何也文賢者也



以賢者為父且為君景為得而違之是故責文而舍景亦春秋之意也  
劉放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繆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壬也師古曰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應說是也

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

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

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

為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

二十七七月豈有二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

而行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

所改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入子令中尉

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寘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上下棺也

巴而寘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

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

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

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

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師古曰弛廢施音式爾反嘗欲作

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陸按此史記拾紀中所未盡載者而總書千紀之尾以著文帝德化之成而班祿用之為替惟結以仁哉二字



新之云  
又按晦翁云三代以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陳垣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劉知幾曰班史贊吳王詐病云云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徐中行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

全得之老子受用雖不無間雜于伯皆行錯等之言然亦迥與景宣不同即邵子所謂伯之皇也蘇子制策貶之過矣  
陳仁子曰仁未易言也仁有本有末曰賑貸曰養老曰賜租此末也和匈奴而不輕用兵惜露臺而不輕用民身衣弋綈而不輕用財此本也若帝日用兵勞民傷財雖今年賑貸明年養老又烏得人人悅之哉所可恨者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

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烏呼仁哉

漢書卷四十四  
文帝  
下  
慎

獄周勃而無待  
大臣之仁殺薄  
昭而無待外戚  
之仁遷淮南厲  
王而無睦族屬  
之仁此瑜不掩  
瑕也若帝更盡  
善此雖孔聖亦  
以仁許之豈持  
固

漢書評林卷之四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禮諡法布義行副曰景

文帝太子也

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

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

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

劉攽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相甲是也

隆按史記景紀非太史公筆乃堵少孫取班書而補之者亦僅撮其綱爾不及班書遠甚

劉攽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相甲是也



嘗酌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酌金也師古曰酌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酌音直救反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酌奏文始

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曰耆及妻子罪人不帑蘇林

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

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

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

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

等奏曰師古曰甲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

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

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

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

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

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

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祀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

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

無所農桑數畜師古曰磽謂磽墉瘠薄也陁謂褊隘也數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交反陁音狹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日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日草稠曰薦深曰莽

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

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

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

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

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廷尉與丞相更議者令師古曰者音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者令師古曰者音竹筋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能捕告昇其所受臧師古曰昇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昇音必寐反



隆按申屠嘉以請誅龜錯不遂歐血而死詳具本傳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今天下男子年二十

始傳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春三月立皇子德

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

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

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

何孫係為列侯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

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臣表襄平侯紀通以子恢說不孝謀反

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

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

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

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

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

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

曰辟音壁又音關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

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

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二

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

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

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

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妄益乘釁誅錯以快其私聲為謝七國而兵卒不解豈非冤哉事詳吳王濞龜錯兩傳又按班氏書斬錯謝七國不見錯之非罪不若史記書論告不止得春秋書法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楚元王子敖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敖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

孟康曰：禮元王子也。

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

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

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

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夔

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夏，募民徙陽陵。

劉攽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

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

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

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

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

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

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

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



劉敞曰史記文  
景帝最略漢書  
則頗有所錄蓋  
班氏博采他書  
成之故于景帝  
世謂典客為大  
鴻臚行人為大  
行由他書即武  
帝時官記景帝  
世事班氏失於  
改革耳然則改  
諸官名在武帝  
世無疑非表誤  
也  
劉敞曰按景十

**奏謚誅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  
文音力水反

**奏謚誅策**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今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今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今當是表誤  
**王薨遣光祿大夫**  
更名行人為大行

**弔祿祠贈**  
應劭曰衣服曰祿祠飲食也車馬曰贈師古曰祿音遂贈音芳鳳反  
**視喪事**  
**因立嗣子**  
**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  
**因立嗣**

三王傳河間獻  
王薨云云大行  
令奏謚則非表  
誤也但官名改  
易未定故史于  
此追舉最後官  
名耳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

**事**  
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喪事也輓音晚  
**匈奴入燕改磔曰弃市**  
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弃市殺之於市也謂之弃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弃之也磔音竹客反  
**勿復磔**  
**三月臨江王榮坐**

**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秋七月更郡守為**

**太守郡尉為都尉**  
**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

**者四人子**  
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  
**皆為列侯**  
**甲戌晦日有蝕之**  
**封其子**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師古曰所以春抑損其權  
**春**

正月皇太后崩

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林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說為謬

夏旱禁酤酒

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

亞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

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

未平不得出關

夏蝗秋赦徒作陽

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劉放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

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

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

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

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

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

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

錢偽黃金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

隆按文致于法謂人無罪文飾于法中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同



皇京曰按等威之辨國體攸開此詔可少哉帝其得之

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

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

尺孕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音 度

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

朱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

用革如淳曰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

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即是有郭

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 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

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

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

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

也應說 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

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

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藥反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

武泉入上郡取死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

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

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

劉敞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後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

朱黼曰景帝此詔意非不羨然太子以侵廟壝中廢殺之不問丞相以買罪器

獄吏殺之不問  
御史大夫為國  
劃策聽仇家族  
殺之不問用刑  
如是詔令日下  
何益哉  
王世貞曰景有  
二免臣焉大夫  
錯丞相亞夫臨  
江王榮嗚呼文  
德遠矣

陳仁子曰景帝  
恭儉之政自文  
帝家法中來

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

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

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

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音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

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師古曰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沒入者沒入者

沒入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綵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

古曰瓚說是也綵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綵音子內反條音它牢反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

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古音讀曰蓄彊毋攘弱眾毋暴寡

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

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

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以貨賂為

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蚌賊也師古曰漁

言若漁獵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

之為也

漢書卷五



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適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適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邵經邦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採黃金珠玉與文帝之敦朴無以異也。二帝之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于此。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賤也。閒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木食物。師古曰：樹植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減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雇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九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蘇轍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陳仁子曰景帝所病者天資之慘刻所長者政事之真實史以文景並言懿哉

吳京曰論民風國勢文景齊驅論道德功業景不逮文遠矣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書評林卷之五 終



